

銅陵文史資料

第二輯



献　　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四十周年

前　　言

为了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四十周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四十周年，我们经过近一年的广泛征集，核实整理，编辑出版了此辑。

本书以翔实的史料，叙述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铜陵人民英勇斗争的光辉业绩和英雄人物的生平事迹；纪录了铜陵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抓教育，兴水利艰苦奋斗的创业足迹等等，旨在为我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添砖加瓦；愿她能成为对我市青年一代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辅助教材，以激励人们借鉴历史，展望未来，艰苦奋斗，振兴铜陵。

本书在组稿、选稿、编辑过程中受到市政协领导和许多老同志的关怀和指导，得到了省政协文史办及市、县党史办、地方志办等有关单位的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地谢意。

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书中的缺点和疏漏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编　　者

一九八九年九月二十一日

目 录

前言 编者

· 革命春秋 ·

项英陪同华侨慰问团来到凤凰山	<u>周坚刚</u>	周坚铭 (1)
威武豪气驱敌寇 犀落胸怀启后人		
——怀念章啸衡同志	朱 农	(4)
特别党员		
——章啸衡传略	叶跃进整理	(10)
缅怀为国捐躯的战友 (之二)		
——记陈益卿烈士	朱 农	(33)
寻求光明 百折不回		
——沈默烈士生平及其诗作	吴志富	(39)
新四军皖南支队兵工厂在铜陵	张国保整理	(44)
新四军驻铜团部旧址访问记	朱益华	(48)
铜官山矿青年抗日救国会	节选自《铜官山矿史》	(52)
解放战争时期铜陵地下交通线上的人和事	孙运松	(60)
回铜陵家乡探亲	姚志健	(67)
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感怀	姚志健	(68)

· 矿业史迹 ·

回忆几位采矿工程师	龚启荪	(69)
-----------------	-----	------

铜井炎炉敲九天 赫如铸鼎荆山前

- 铜陵地区古代矿冶史新考 张国茂 (73)
 铜陵凤凰山地区古矿址史探 朱益华 (81)

· 创业回顾 ·

- 铜陵师范学校建校史略 卞兆龙 (85)
 水顺而安 得水而兴
 ——顺安河改道联圩综合治理记略 王其荣 (89)

· 外事忆录 ·

救死扶伤 传送友谊

- 赴南也门巡回医疗琐忆 金建中 (98)
 彩色油漆传友情
 ——赴坦桑尼亚工作回忆 邵家友口述 史影整理 (104)

· 日军暴行 ·

- 日军在铜陵的罪行 孙运松 (110)
 附：日军在铜陵的兵力及其驻点
 日军空袭凤凰山目击记 周坚铭 (115)

· 地方史话 ·

- 清代铜陵女诗人章氏初考 周大钧 (118)
 大通旧事琐忆录 闻立夫 胡子卿口述 俞俊年整理 (120)

· 文史论谭 ·**虽托名勤王 而志在革命**

——大通自立军起义述评……… 张国茂 许广才 (126)

· 史料剪辑 ·

- 清外务部与英商凯约翰订立开办铜官山矿务合同二十三条 (134)
铜陵县捐修江坝记 (139)
附：圩工告成诗一首

· 图片资料 ·

- 章啸衡肖像 (10)
新四军驻铜团部旧址 (48)
凤凰山金牛洞古矿井遗址 (74)
铜陵古代矿、冶遗物 (77)
牛形山古采坑 (83)
铜陵县顺安河治理工程示意图 (插页)
金建中在南也门诊 (98)
编钟、鼎、匾 (143)

· 小 资 料 ·

- 铜陵历代区划隶属简介 (72)

项英陪同华侨慰问团来到凤凰山

周坚刚

周 坚 铭

1939年春，继三支队五团调防后，进驻凤凰山的是一支队一团（代号保团），团长傅秋涛，政治部主任钟期光，团部驻在金山冲周楷书家，政治部在后头陈村陈小你家。当时群众的抗日热情非常高涨，进驻的部队，经常出动，袭击敌人，不断取得胜利。各种抗敌的群众组织，先后成立，积极开展慰劳活动，出现了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条心的动人情景。为了使部队有一个初具规模的训练场地，团部选择了陈村对面的青山垄山麓前的沙滩地开辟个比较宽敞的操场，当群众得知部队要开辟操场的消息后，纷纷自动带着工具与战士一道，挖的挖、挑的挑，不消几天功夫，操场就筑好了，还挖了沙池，设置了简易的篮球架和单杠，这样部队在驻防期间，不管操练和进行体育活动，都有了用武之地。操场前沿有一条由仙人冲流出的小溪绕过，青山垄象马鞍形一样靠在后面，山上松树苍劲，松涛阵阵，流水潺潺，风景十分优美。在项副军长到来之前，又在青山垄上修筑一座用青石垒砌起来的宝塔，塔旁有石凳石桌，拓宽了山垄通向操场的山坡小路，使二者连成一个整体，好象一座天然的小公园。

这年秋天，项英副军长亲自陪同菲律宾华侨慰问团来凤凰山一支队保团进行慰问。陪同副军长来的有三支队司令员谭震林、民运队金世才、郭宗璞、罗克、罗异（女）、田文（女）、黄明

英(女)等同志。菲律宾华侨慰问团，携带有很多的慰问品，如军毯、搪瓷碗、力士鞋、毛巾等，当地妇抗会在事先也发动妇女赶做了几百双布鞋、购买了布袜参加慰问。

大会场设在操场上，布置得庄严隆重，主席台上挂有大红横幅，上面写着“热烈欢迎菲律宾华侨慰问团”，两侧贴有“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等标语。到会人员除团长傅秋涛、政治部主任钟期光以及王铁夫、张东、周坚恺(陶钢)等同志外，其余均系铜南两县党政军教人员和小学学生、各抗日群众组织(如农、工、青、妇等抗会)，约有一千余人。

刹时主席台上有人喊着：“大家肃静一点，项副军长来了。”我抬头一望，只见一位身着灰布军装，胸前挂着一副望远镜，骑在一匹乌油放亮的川马背上，气宇轩昂地走进大会场，这时全场肃立，副军长立刻下了马，频频挥手地走上了主席台。接着大会在军乐声中开始，傅团长致了简短的欢迎词，大家热烈鼓掌，欢迎项副军长讲话，项副军长满面笑容，兴高采烈地走向台前，自始至终坚持以立正姿势作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同志们、各位指战员、各位乡亲父老兄弟姐妹！今天我怀着十分愉快的心情，来到一支队保团，看到这个十分壮观的场面，更使我兴奋不已，我们这次来铜南前线，除视察工作、检阅部队外，还有临时特别重要的任务，就是热烈欢迎菲律宾华侨慰问团亲赴前线对我军进行慰问，他们不辞劳苦，不怕路途遥远，不畏艰难险阻，千里迢迢，回到祖国，冒着敌人炮火，来到前线，慰问军民，鼓舞士气，这是多么令人振奋啊！请允许我以十二万分的热忱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礼和衷心的感谢！”顿时会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他接着说：“同志们，我们中国是四亿五千万人民的大国，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是非常耻辱的。在大敌当

前的今天，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民，应该紧密地团结起来，奋勇向前，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为了抗日，为了民族的解放，这神圣的事业，这正义的斗争，必将得到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积极支持和声援。全国人民和海外华侨是我们坚强的后盾，今天菲律宾华侨慰问团的来到就是明显的例证。因此我们坚信，一定能够打败貌似强大的日本侵略者，只要坚持持久战，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坚持团结，反对妥协，集中一切力量，发扬爱国主义精神，英勇顽强，百折不挠，就一定能狠狠地打击敌人，把侵略者赶出去，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项副军长讲话完毕，慰问团代表致慰问词分发了慰问品，全场一片欢腾，大会在军乐、欢呼和口号声中胜利结束。

大会结束后，项副军长及随行人员来到新屋村当地士绅周良材老先生家住宿，受到热情接待，慰问团由团部进行了安排，第二天返回云岭军部。

事情虽然已过去快五十年了，当时的热烈情景，回忆起来，还历历在目。项英副军长那热情洋溢的言词，昂扬的气概，坚强的意志，坚定的信心，表达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令人敬仰！

（周坚刚当时任凤凰山维童小学校长兼凤丹乡副乡长
周坚铭现任铜陵县政协委员、顺安中学教师）

威武豪气驱敌寇 磊落胸怀启后人

——怀念章啸衡同志

朱 农

1938年年底，日军侵占铜陵建立据点的时候，在铜陵地区出现了第一支抗日武装，那就是威震皖南的沙洲游击队。这支游击队的组织者和创始人，是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的名字叫章啸衡。

章啸衡原名章家霖，出身于大地主家庭，因为他早年在外求学，接受了新文化的影响，为人仗义疏财，正直豪爽。1928年就参加了革命活动，在北伐军中担任了营长职务，由于他思想激进，被蒋介石排斥而解甲返乡。1930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是铜陵地区保存下来的最早的共产党员，也是铜陵敌后抗日的带头人。章啸衡同志的心胸似江海能容纳百川，他广结广交，宽厚待人，无论是上层社会的开明士绅，还是三教九流乃至青红帮，他都能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团结争取他们，使他们能支持抗日。他不愧是一个模范统战工作者。入党后，他的家也就成了铜陵早期地下党活动联络点，很多党的领导人和骨干如凌霄、疏拓夫等，都曾常住他家。由于他交友好客，资助革命，家财因而耗尽，最后，开了一个小小的酒坊维持生活，只有一年多就倒闭了。

1935年春，铜陵地下党由于叛徒的出卖而遭彻底破坏，章啸

衡同志被通缉而流亡于上海等地，他颠沛流离，历尽艰险，至“七·七”芦沟桥事变，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后才回到家乡。

就在他回到家乡铜陵不久，京沪沦陷，日寇溯江而上，铜陵大通遭受敌机轰炸。那时，国民党党政机关早已撤离县城，驻防的川军也随之溃逃，地主富豪大都躲进深山，不少群众搞了“难民证”准备流亡外地。在这群龙无首、人心慌慌之际，章啸衡挺身而出，他凭借着自己在社会上的声望，宣传群众，动员抗日，组织抗日后援会，并积极联络上层人士，建议并组织成立了铜陵县抗日动员委员会，由国民党县长吴曙光兼任主任。章啸衡担任了组织部长。“动委会”成立后，他利用这一阵地，广泛联络爱国人士，开展了抗日统一战线工作。

1938年11月26日，日军在铜陵、顺安等地登陆并建立据点。当章啸衡同志与新四军四支队游击纵队司令部取得了联系后，新四军军部即派张伟烈同志来到他家，共商抗日大计。他们一致主张：立即组织地方武装和各种抗敌协会，公开发动抗日。他们分别召集了“二战”时期曾遭破坏的铜陵地方党组织的一些成员和社会进步人士，宣传共产党抗日主张，号召人们起来抗日，宁死不做亡国奴。张伟烈同志来到铜陵，加强了党的领导，铜陵敌后地区的抗战局面逐步形成，地方抗日武装和群众抗日团体也随之建立。

沙洲游击队，始建于1938年的11月底，初建时只有十几个人、七八条枪；一个星期后就发展到一百多人；两个月后，这支队伍已发展到三百多人，二百多条枪，成立了三个中队。章啸衡一直担任这个游击队的大队长。为什么这支队伍在形势险恶的铜陵敌后，能如此迅速地得到发展和壮大呢？原因当然很多，主要就是三条，也叫“三个依靠”：一是紧紧依靠党的领导。在沙洲游击队组建的前前后后，章啸衡同志不仅取得了同新四军的联

系，而且得到了军部领导的支持。军部除了派张伟烈同志到铜陵地区开辟党的工作、指导地方武装斗争之外，接着又派民运部组织科长曾如清带着一个连（约八、九十人）来到铜陵，具体地帮助地方武装进行军事训练，培训骨干，实地练兵。

1939年初，沙洲游击队在沙洲坝与八十多个武器精良的日军交锋，就是游击队的一个连同曾如清带来的一个连配合打的，打死打伤日军十余人，还缴获了一些枪支。这次战斗，极大地提高了游击队的威信，鼓舞了斗志，增强了人民群众抗日必胜的信心。在这期间，游击队多次动员知识青年到新四军军部教导队和三支队训练班进行训练，被受训的一些同志后来成了抗日的骨干力量。二是紧紧依靠人民大众。章啸衡同志很注意也很善于走群众路线。组建游击队，动员青年参加抗日武装，他靠的是群众路线，搜集国民党溃军丢散在民间的武器，他靠的也是群众路线，先是“打资敌”，后来搞税收，解决部队的供给，他靠的还是群众路线。沙洲游击队，为国抗日，为民除害，得到了群众深深的爱戴和支持。三是紧紧依靠统一战线。前面提到：章啸衡同志是一个模范的统战工作者，他利用自己在上层人士中的威望和影响，积极开展工作，分别召开了地方上爱国士绅和乡保长会议，反复地向他们宣讲抗日形势，讲明每个公民都有抗日的责任。因此，在他组织抗日武装的过程中，得到了许多进步人士乃至一些地主士绅的赞同和支持。象陈可亭、王兰田、乐寿青、王近西、阮廷芳、樊义太、张鸿钧、查南华等爱国士绅，有钱的出钱，有枪的送枪，都积极支持章啸衡同志的活动，有的还直接地参加了抗日斗争。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沙洲大寨的一位倾向进步的大地主王世萼，他不仅把原先是用来保护自己庄园的自卫队的全部武器，捐献给了章啸衡，而且还把章啸衡刚刚筹建起来的游击队的全体队员留在他的大宅院内，由他全盘安排吃住。

沙洲游击大队的组建与发展，对当时铜陵敌后斗争局面的打开，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短短的几个月内，铜陵敌后掀起了参军和参加抗日群众组织的热潮。游击大队派出工作组，前往栖凤、忠信、犁桥、胥坝、文沙、安平、民和等乡，先后建立了农抗会、青抗会、妇抗会、商抗会和儿童团等抗日群众组织，同时动员青年参军，一些地方，党的基层组织在斗争中也随之建立和发展起来。

沙洲游击大队的建立和发展，为抗日主力新四军输送了大量兵源。1938年12月，新四军四支队游击第二纵队司令员龚同武和副司令曹云路颁布委任令，将沙洲游击大队编为四支队游击第二纵队第四大队，委任章啸衡为大队长。1939年2月，当国民党第三战区得知沙洲游击大队被编入四支队时，他们便节外生枝，指责新四军未经许可，进行跨战区活动（因四支队在江北皖中，属第五战区，而沙洲游击大队走在皖南三战区范围活动），即令解散该部。为保护这支地方武装，堵住国民党的口舌，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主任邓子恢联名致信章啸衡、谢节之，将沙洲游击大队划归三支队领导，改番号为新四军三支队铜芜繁游击独立第一大队，仍以章啸衡为大队长，谢节之为教导员。同年夏天，这支队伍经过整训，编入三支队主力军。1940年春，章啸衡又受命白手起家，创建长江游击纵队，他任队长。啸衡同志继续利用他在社会上的声望和关系，收容了一些遭受蒋介石歧视的川军人员，并以此为基础，经过一段时间的整训和扩充，又搞起了一支武装队伍，并重新活跃于沿江敌后。同年年底，这支队伍又被编入了三支队挺进团。章啸衡同志顾全大局、服从调遣，不计较名利，毫无怨言，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为新四军输送兵源、扩充主力而默默地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在“千古奇冤”的皖南事变中，章啸衡同志再次经受了严峻的考验，证明他是一位无限忠于党的事业的坚强战士。事变时，他住在铜陵的叶山林场，周围的形势已极为险恶，突围出来的皖南特委书记李步新等同志，在狮子山找到了章啸衡，他亲自和儿子章尚忠在黑夜里奔走，找到了姚志健同志，姚志健又通过溧潭圩的曹尚复，将李步新等突围出来的同志护送到铜陵敌后县委。我和陈尚和同志等就是在那时见到了他们。在那危难的时刻，李步新同志来到我们中间，犹如行将干枯的禾苗遇到了雨露和阳光，他对我们今后如何坚持搞敌后斗争作了非常重要和非常及时的指示，给了我们以极大的鼓舞。步新同志在突围时负了伤，他在铜陵敌后作了短时间的治疗后，我们即安全地把他护送过江。这期间，章啸衡为了营救突围同志，又作出了贡献。就在他营救李步新等突围同志的时候，他本人的处境已十分困难，然而他却无畏无惧，置个人生死安危于度外，不辞艰辛地为保护同志而顽强地工作。后来，他自己是利用荻港伪军头子黄德芝的旧交，临危脱险，到了江北。他到江北无南之后，皖南特委为了在非常时期能继续开展沿江地区的敌伪工作，又命他组建长江游击队，要他任纵队司令，李步新同志兼政委。

长江游击队创建后，章啸衡同志再度利用他在社会上的关系，积极开展敌伪工作。当时，一些伪组织伪军中青帮的势力很大，做好青帮工作是开展敌伪工作的关键一环。那时，他与控制繁昌县城的“维持会”的人及控制荻港一带的伪军头头的人关系密切，并通过这俩人，为新四军搜集情报，购置紧缺的药品，保释被捕的抗日人员作了一些工作。章啸衡同志又使统战法宝发挥了奇特的作用，为革命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抗战胜利后，皖江地区的新四军奉命北撤。章啸衡同志因年事较高，又携带家小，随军行动不便，组织上决定要他自行利用

关系撤走。他就遵命从水路到了南京附近的八卦洲。不久，他去苏北找到了谭震林同志，谭向他交待了任务，并给他一船食盐作为活动经费，要他到南京利用国民党军政机关人员中的各种关系，搜集情报，开展工作。为了设置掩护，他在南京开了一家精行。随后他就利用“老乡”、“同学”、“亲朋”等关系，同“国大代表”等要员进行了接触和交往，搞到了一些情报，开展了一些活动，竟在敌人巢穴南京隐藏了三年之久。大军南下之前，他回到了安徽，不久，他便随大军渡江。

章啸衡同志虽为党兢兢业业地奋斗了一生，为革命作出了显著的贡献，但他从不计较名利地位，从不考虑个人得失，他的职务一直不是太高，可他从未发过牢骚。解放初期，他在芜湖市担任过交际处副处长，后来又担任了芜湖市政协副秘书长和副主席。在新的历史时期，他依然为党的统战工作默默地奉献着自己的光和热。1965年10月9日，啸衡同志因脑溢血猝发而溘然长逝，他永远离开了我们，对于他的死，我都是非常悲痛的。二十多年来，每当我回忆起铜陵的战斗岁月，很自然的就会想到啸衡同志。他的革命意志，他的豪爽性格，他的崇高品德，他的洒脱风度，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里。

为表达对战友章啸衡同志崇高的敬意和深切的怀念，特撰联一副以赠之：

老党员、老模范，有计有谋，有胆有识，威武豪气驱敌寇，
新思想、新品格，无私无畏，无疚无愧，磊落胸怀启后人。

（作者系全国第六届政协委员
安徽省第五届政协副主席）



特别党员

——章啸衡传略

叶跃进整理

章啸衡出生于农民家庭，成长在富家子弟。他不论贫富，广交广结，侠义豪爽。在军阀混战之际挥戈从戎，挺身于强国富民的革命前列；在艰难困苦的恶劣环境中不畏强暴，毅然投身中国共产党的怀抱；在中共铜陵地方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自己与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自觉执行党的抗日主张，动员群众团结抗日，并积极找党归队；在日寇入侵铜陵时，发起和组建了铜陵第一支抗日武装——沙洲游击队，经新四军军政治部批准，秘密接上他的党组织关系作为特别党员后，他充分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影响，带领铜陵志士参加革命，深入敌人内部，广纳四方异己，掩护党的地下活动、营救革命同志和瓦解敌人势力。他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为人民、为党的事业奉献了全部家产和毕生精力。新中国诞生后，他参与领导芜湖市政协的筹建工作，并先后担任市政协驻会委员、安徽省文史馆馆员、市政协副秘书长、副主席。1965年10月，因脑溢血猝发，溘然长逝。

笔者以孙运松同志提供的材料为线索，根据张伟烈、张世

杰、曾如清、王安澜、姚志健、程式、黄士余等与章啸衡共过事的老同志和亲友章尚忠、章尚志、史瑞麟等回忆及回忆录，几次赴钱家湾、芜湖等地调查核实、综合整理成篇。

过继伯父 广交广结

在铜陵的北端，夹江交错，水带环绕。这里有块对洲傍江的地方叫钱家湾。1896年11月，章啸衡就诞生在钱家湾的章荣邦家。幼名章家霖。

章啸衡弟兄三人，排行第二，兄章家仁，忠厚老实，终身务农。弟章家藩，刚烈纯朴，早年参加革命，1931年在组织领导农民抗粮斗争中英勇牺牲。他还有姐妹二人，一家全靠父亲耕种为生。家中虽有几亩田地，但人多地瘦，家境清贫。

章啸衡有一近房伯父章奠邦，又名章琼洲，当时在省府（地址安庆）任官，家有田地二百余亩，几代富绅门第，很有财势。但年近四十仍膝下无子，总觉不悦。1910年前后，经人劝说，章荣邦将章啸衡过继给他。章奠邦万分高兴，对啸衡象亲生儿子一样宠爱。

章啸衡自幼在私塾读书。他对念书并不认真，有时对先生布置的功课马马虎虎应付了事，过继伯父后在学业上才有所长进。1919年他入省立五中（现芜湖一中）继续，受到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的影响和蒋光慈等师生进步思想的熏陶，世界观发生了变化。

过继伯父后，章啸衡过着要什么有什么的少爷生活，但他并不嫌贫爱富，依然与穷人亲近。他耿直、豪爽、重义轻财，不论清贫富贵，都广与交往。爱喝酒，量不大，常常跟一些人在田埂头、大树下，搞点腌豇豆、萝卜干下酒都行。有时还邀几个好友（有士